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
第五回 請何玉初會丁雲龍 得秘信頭探打虎灘

話說宋錦弟兄，正在酒樓吃酒，會過那人酒賬，那人說了聲謝謝，轉身下樓而去。宋錦這麼一想，他是誰呢？聽著說話的口音，太已的耳熟，當時想不起。趙庭道：「您認他不認識？」宋錦道：「聽著說話耳熟，沒看見臉，不知道他是誰。你們哥三個先在此吃酒，等我到店裡去看一看。」說話之間，他就出去了。一直到了那吉祥店門前，大聲說道：「何不著，范不上，你二人快去告訴你們東家，我來收這個買賣來啦。」兩個伙計來到外面，問道：「您是幹什麼的呀？」宋錦說：「我姓宋，我叫宋錦。你趕緊往裡回稟，要不然我是亮刀全宰。」伙計一看他，身體魁梧，肋下佩刀，往臉上一看，面帶怒氣，連忙來到了裡邊，說道：「東家您快出去看看去，外邊來了一個宋錦，他來收這個買賣來了。」何凱連忙隨了出來，到了店門外。宋錦一看是二爺何凱出來了，連忙緊行幾步，身搭一躬，口尊「二哥」。何凱用手指著說：「賢弟免禮。」二人一同來到客房。宋錦道：「這樣伙計用不用兩可。」何凱說：「那個伙計呀。」宋錦說：「就是他們，何不著，范不上。他二人花言巧語，小看人，差一點兒沒將我的賓朋，給置於死地。」何凱忙問：「那一位賓朋呢？」宋錦說：「就是那震天豹子李翠，追雲燕雲龍。」何凱說：「他二人不是入府當差啦嗎？為甚麼來到這裡呢？」宋錦道：「聽他二人所提，你們爺六個早就到了家啦。」何凱說：「我們前天到的家。」宋錦又問：「四小將啦？」何凱道：「何潤接了七輛鏢車，叫他們哥四個昨天送鏢去啦。」宋錦道：「你們爺六個的馬腳力很快，我們哥兩個，老沒追上。咱們是前後腳起的身呀。」何凱說話之間已然到了裡面，當時何玉迎了出來，與宋錦見了面，一同到屋中落坐，問起話來。宋錦道：「我給石俊章道謝來啦。」何玉問道：「作甚麼給他道謝來啦？」宋錦說：「要是沒有他，我們哥八個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。何玉說：「他是徒弟，何必給他道謝呢。他的脾氣太已的左烈，大弟你多多的原諒。」宋錦道：「他們須用多少日子回來呀？」何玉說：「至多也就是半個月，就回來啦。」宋錦道：「你們爺六個好快的馬呀，也搭著我們是步下走，會沒趕上。」何玉說：「家中沒有人，只有何潤一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接來往鏢車，過鏢送鏢。」原來鏢店是鏢店，鏢行是鏢行。鏢行竟住著保鏢的達官。比方如今有人有一萬兩銀子，行走不開。這裡有鏢店，您來到鏢店，跟他們說明白了，自己的家鄉住處，要將這一萬銀子保到地處，應當給多少錢。當時店中掌櫃的說明，您給五百銀子吧，那您就在家中等候。他再問明白貴姓高名，僱鏢車的通罷了名姓。來人說，我前往叫王子林，到王子林就是一萬銀子收下，再給七百兩銀子，提五百保費，另外達官奉送二百酒錢。鏢店舖掌，這才來到鏢行。這個鏢行行長是青爪熊左林。左林手下賓朋，全是練武的，滿全是那江湖綠林人。他問道：「你們諸位，是那位去？」這個說「我去」。說：「你拿我鏢行鏢旗，這個旗子是白緞子做地，青火沿，二尺四長，一尺八寬。上面畫著一口金背砍山刀。刀尖朝上，刀刃朝外。旗面上有一行小字，上寫祖居青州府北門外，左家寨，姓左名林，青爪熊的便是，上五門第四門的。這個達官接到鏢旗，直奔鏢店。無論幾輛鏢車。將鏢旗插在頭輛車上，從青州起身後奔河間府。走在中途路上，那佔山住島的一瞧，車上有鏢旗。再瞧不認識達官，認識鏢旗，鏢車也可以高枕無憂。要是鏢旗與達官全不認識，再遇見吃渾錢的啦。乍入蘆葦，行話不懂，仰仗人多。把鏢車給截住。達官身帶重傷，回到鏢行，備說前情。左林一看，追問鏢行的伙計，伙計當時說明不是這麼回事，已將鏢失去。左林還得給這達官調治傷痕。左林賠鏢店紋銀八千，鏢店裡賠王子林九千。倘這個達官，若是故去了，鏢行也不賠鏢店啦，鏢店也不賠僱鏢的啦，他們是各有分別。

如今何玉跟宋錦說：「這是鏢行裡的規矩。」宋錦道：「小弟明白了，我們記得有一次行在中途之上，樹林中有夫妻二人上吊。我們哥倆個將他們救下來啦，盤問他們為甚麼上吊。他們說：我給人家管一擋子間事，丟去了紋銀一百兩，沒有臉面見人家，故此上吊。我當時周濟他們紋銀一百，那夫妻二人，磕頭道謝而去。」何玉說：「你們二人留名姓沒有？」宋錦說：「我沒留姓名姓。」何玉說：「學會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。帝王家不用，貨遇識家。在外面行俠作義，殺賊官滅土豪，除治惡霸，救的是義夫節婦，孝子賢孫，保忠良愛豪傑，殺富濟貧，不留名姓。這才是行俠作義的根本。」宋錦說：「我們跟他夫妻不認識。」何玉說：「不管認識不認識，見死不救非是英雄。」宋錦說：「要有咱們至近的賓朋殉難，咱們管不管。」何玉說：「應當管啦，舍死忘生，拔刀相助，協力相幫。」宋錦說：「要不是敵人對手，死在人家刀頭之下啦。」何玉說：「死而無怨，那怨咱們藝業淺薄，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，盡其交友之道，神前一股香。」宋錦趕緊站起，撩衣襟拜倒，說道：「小弟給哥哥行禮，現在有求我的賓朋。」何玉說：「那一家啦？」宋錦說：「震天豹子李翠，追雲燕子雲龍。」將他二人入府當差，丟失寶鏢之事，細說一遍。何玉一聽，忙問：「賊人盜寶可有東帖？」宋錦說：「有東帖，現在王爺的諭下，竟將他二人的家眷，扣押在三法司的南牢，放出他二人尋找盜寶之寇。將此賊捉住，寶鏢回都，才能將他二人家眷放出南牢。如今他二人飄流在外，萬般無法，無處可尋，無處可找。二人到了吉祥鏢店，拜訪兄長，店裡伙計一看他二人狼狽不堪，幾句惡言惡語，將他二人，干涉走啦。二人便在西村頭以外，樹林中上吊。巧遇我弟兄二人，將他二人搭救。」何玉道：「你來啦，他們哥三個啦，怎麼不讓進鏢店呀？」宋錦道：「我這麼一想兄長大概是有話。」何玉說：「愚兄我不知，我實在沒話。我要那樣辦事，還有人跟我何玉交朋友嗎？我說怎麼這些賓朋來往少啦，原來是這些伙計跟先生，全給我得罪走啦。兄弟，前邊事情，我是一概不知。我將他們逐出店外，是我們何姓之店，一概不准用。」宋錦這才將王諭東帖遞了過去，何玉接過一看，說道：「寶鏢有啦。」宋錦說：「兄長您怎麼一瞧，就知道寶鏢有啦？」何玉說：「大弟呀，這寶鏢所為二弟的事情，這個盜寶之寇，專為跟你們哥幾個鬥一口氣。」宋錦忙問道：「此人是誰呀？」何玉說：「此人不是咱們山東人。」宋錦說：「那麼他是那裡的人氏？」何玉說：「他是西川銀花溝的人氏，蓮花塘所轄。他們是弟兄二人，他二弟是銀花太歲普蓮。你瞧他寫的這東帖，名姓、綽號、山名、地名、全留下啦。」宋錦道：「您看的那是甚麼啦？」何玉說：「上寫一口單刀背後插，飄流湖海走天涯。不為此鏢連珠價，皆因綠林大話發。若問盜鏢名和姓，普蓮以內生金花。是金花太歲普蓮，這個山在我這東南角下，相離約有三〇多里地，屯龍口打虎灘。」宋錦說：「我聽這個山寨很耳熟啊。」何玉說：「這山上你沒去過，就在我這店裡，你跟老哥哥會過一次。」宋錦說：「那一家呢？」何玉說：「倒退幾年的光景，我給你弟兄致引，神偷小毛遂丁銀龍。」宋錦這才如夢方醒，說：「老哥哥年邁，將山寨讓啦。」宋錦說：「就讓給普蓮啦。」何玉說：「內中情由我莫名其妙。自從那老哥哥一讓出山寨，他們把上頭兵卒滿散，空山一座，交與普蓮。當時神偷小毛遂丁銀龍，帶著家眷回家，如今算起來，已然棄山寨〇二年。現下那山賽裡面，共成大事，普蓮從西夏帶來的能人，會排走線輪弦，無與絕倫，水旱兩路，逢山遇嶺，俱都有消息埋伏，水內有攪輪刀，刀牆三道。旱地有利刃窩刀，群牆之上，有滾簷坡稜磚。槍桿內暗藏衝身毒藥弩。群牆展面，掛著有卷網，下面有翻板弩箭坑。平川之路有掃膛棍，過去就是串地錦，再過去那串地錦，就是木猴陣。過去木猴陣就是護山壕，裡岸至外岸，足有五丈寬。裡岸有大船〇支，小船〇支，裡面有水旱兩路的嘍囉兵。正座的寨主四位，副座的寨主四位，把守山口的寨主一位。正座的寨主是金花太歲普蓮，二座是貪花童子黃雲峰，第三座寨主是巡花童子黃段峰，四座便是狠毒蟲黃花峰。副座的四位寨主，葉德、葉茂、葉福、葉喜，弟兄四人。那把守山口的寨主，是八臂哪吒葉秋風。嘍囉兵丁，足有七千掛零。此山寨往下是非常的堅固之極。」何玉一跟宋錦講話，外面伙計跑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回稟東家，外邊有醉漢，請您趕緊觀看，手持橫刀，見人就殺。」何玉說：「殺了那個啦？」伙計說：「剛進店來還沒殺呢。」何玉何凱宋錦弟兄三人轉身往外，宋錦說：「大哥不用著忙，那不是外人，是咱們三個賢弟。」三個人到了店門裡一看，果然是李翠雲龍趙庭。

原來三個人在酒鋪喝酒是趙庭惹煩。趙庭說：「走啦，咱們哥三個，把刀都亮出來。先宰那個全不管，范不上。」趙庭三個人來到了店門口，他唔呀唔呀的說道：「全宰呀。」伙計一聽是大吃一驚，嚇得顏色更變，連忙往裡就跑，稟報東家知曉。哥三個得知，這才回來，大家相見。三個人上前給何氏昆仲行禮，將他三人讓到裡邊，分賓主落坐。何玉問李翠雲龍的前情，李翠忙將入府當差，以及丟失寶鏢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何玉說：「容等四個孩兒回來，店內有人，咱們弟兄六個趕奔青州府，陰縣東門外，丁家

寨，約請兄長丁銀龍，進山要鏢，易如反掌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」宋錦道：「咱們那邊的酒飯賬，給了沒有？」趙庭道：「沒有給哉。」何玉道：「不用給啦，那個買賣，如同咱們的一個樣。」說話之間忙叫過一個伙計來，說道：「你快去酒鋪，將他們哥四個的酒飯錢，撥在吉祥店賬上。」伙計答應前去撥賬不提。當下何玉出去將店門關了，叫先生寫了一個字條，貼在店外，說此店不賣外客。哥六個在店中相候四小將，非止一日。

這一天外面有人來報。何玉忙問：「甚麼人來啦？」伙計說：「你們打算請誰去，誰來啦。原來是老達官來到，另外還同著一位，那一位我們大家全都不認識。」六位人一聽，連忙迎了出來。宋錦、何玉、何凱，到了外面，見了丁銀龍，忙上前跪倒叩頭，口稱：「大哥在上，小弟們這廂有禮。」丁銀龍用手相攙，給宋錦道喜，說：「宋大弟你大喜了。江湖綠林之中，讓你們哥八個為尊啦。你們八弟兄戴上守正戒淫花。」宋錦說：「大哥您先不用說啦。來呀，李翠、雲龍、趙庭，你三人過來，拜見丁大哥。」三個人上前行禮，禮畢，馬匹交給店伙計。丁銀龍將褥套取下來，大家一同往裡而來。到了裡面，丁銀龍道：「我再給你們哥幾個，引見一位朋友，此人姓李雙名文生，人送外號飛叉手鎮關東。」又向李文生替他們各通了名姓，大家相見。何玉道：「但不知慎重一陣香風，將兄長刮到何家口呢？」丁銀龍說：「我為一點笑談的事。」何玉問：「跟何人呀？」丁銀龍說：「就跟你李大哥。」何玉說：「你們哥倆因何提起啦？」二人這才說他們的來意。丁銀龍道：「我棄舍山寨，帶你嫂嫂回家。不想家門不幸，你那嫂嫂病故了，給我遺下一個小女孩子。此女年方七歲，我傳的是文武全藝，但是無人每天給姑娘梳洗打扮，我帶著姑娘上李仁兄那裡去啦，我非常的著急。你說我再續弦吧，又怕此女受氣，又怕弟兄恥笑於我。後來聽李兄所提，他家中也有一女，名叫李翠屏，今年才五歲。有您弟妹，您可將小霞姑娘，攔在家中，叫她們在一塊，叫她嬌娘給她們梳洗打扮。」丁銀龍道：「我也曾說明，此女我養活的太嬌。李兄說：彼此一個樣。我說：放心不下。李兄說：「也不能虐待於她。您可以回到宅中，將婆兒丫環們都歸到我家，將空宅院交給當家什戶，拼到一處，年陳日久啦。李文生對我說，普蓮在外面風聲很大，屯龍口的名譽可不好惹，恐怕那個普蓮給您惹下了風波之事。當時我聞聽心中一想，也許有的，我們這才到店中。」何玉說：「兄長這是您來的正好。不來我們還要前去找您去啦，他真給您惹下了風波之事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何玉，你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你可不要給他栽贓，千萬不要移禍於人。」何玉說：「我做甚麼移禍於人呀，這裡有他的東帖。」丁銀龍道：「只要是他的東帖，我認識他的筆跡，一看便知，拿普蓮是何人走差呢。」何玉說道：「就是李翠雲龍二人。」二人忙上前說道：「我們的老娘家眷，滿在三法司南牢，做為押賬，放我二人飄流在外，將盜鏢之賊拿回交差。賊鏢入都，那時才能放出我滿門家眷，將功折罪。」丁銀龍道：「我拜托你們弟兄二人，你若到那裡將鏢要出來，解送都京，案後再拿不來此鏢呢。」丁銀龍說：「若是拿不來此鏢，我以魁首相見，我這就前去。」何凱說：「丁仁兄且慢。我那嫂嫂病故之時，那普蓮上您家去了沒有？」丁銀龍說：「諸親貴友，我全沒送信。」何凱說：「您讓山寨時，有幾名寨主？」丁銀龍說：「就是普蓮，銀峰、段峰。」何凱道：「您讓他們多少日限啦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捏指一算已然一〇二載了。」何玉道：「現下人家造成的鐵壁銅牆一般。」丁銀龍道：「那不要緊，山寨是我的。我到那裡跟他要寶鏢。他如不給鏢，我跟他變日。我人老，我的軍刃不老。我好以納悶，那普蓮盜鏢所為那般。若說你跟李翠雲龍有仇。」李翠道：「我們與他平素不相識，怎麼能有仇呢？」何玉道：「丁兄長您有所不知。」丁銀龍說：「那麼賢弟你可曾知曉。」何玉道：「我略知一二。」丁銀龍問道：「你既然知道，可以說了出來，我聽聽倒是為了何事。」何玉道：「所為就是江南趙爬碑之事。」丁銀龍道：「那江南趙爬碑，礙著他甚麼事啦？」何玉道：「只因江南趙他在爬碑之時，說了個明言大話。」

他錫子爬碑乃是一種絕藝，他在碑上爬著的時候，他說上五門，大六門，散二〇四門，左〇二門，右〇二門，外六大門，點穴三門，老少人等，都能練我江南趙這手絕藝。惟獨下三門的淫寇，皆因他見美色起淫心，鏢喂毒藥，配帶薰香，敗壞好人家的門風，毀少婦長女，淫亂姦情，他們絕對練不了我趙華陽這手絕藝。」趙庭在碑碣之上膽大狂言，口出不遜，辱罵蓮花黨之人。下三門的人無人敢答言，東南角下，怒惱金花太歲普蓮。普蓮說：「三位賢弟，我給小輩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說話之間，伸手探兜裏取出一種暗器，名為五穀飛簋石，足有頭號的核桃大小，暗拿準備。

按下普蓮暫且不表，那邊趙庭說：「給我看過一盅香茶來。」這才有入獻茶，趙庭伸手把茶接了過來，捧在手內。他低著頭翻起臉來往四外觀瞧，在東面站著宋錦師兄，挨著師兄是師弟白勝公。由打苗景華又挨著勝公，他緊挨著碑下的左邊，身披英雄氅，並未伸袖。在西面站著是五弟張明，六弟陶金，七弟洪芳，八弟弱芳。他在碑上讓道：「你們兄弟哥哥吃茶。」大家說：「您用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您用吧。」趙庭說：「李玄清，我能在碑碣之上，爬五寸香的工夫，你們成嗎？」李玄清叫鑽雲燕靈良，找城隍廟的道長，找香爐一個，細線香一支，插在香爐之內，外面露著五寸，拿引火之物就將香點著了，香要是立著較比躺著的慢。這才怒惱普蓮，他一聽大家等鼓掌大笑，聽大家所說，天上無有，地下無雙，一手絕藝，可戴守正戒淫花。旁邊有人說話，說：「他一個人戴花。」又有人說話：「總算他們人頭一門，不論多大年歲都得跟他們按弟兄呼之，人前獻貴，傲裡獨尊。」普蓮看出破綻。這才用飛簋石打趙庭。張明亮就聽見東南角上，帶著風聲來了一物。他忙用報君知往上一搪，當的一聲，將石頭子擋回。怒惱宋錦，扭頭一瞧，那飛簋石由東南而來。他說：「苗慶白二位賢弟隨我來。」三個人到了東南解上，各亮軍刃，抱刀自問：「那一們賓朋所發？」連問三聲，無人答言。弟兄三人破口辱罵，在旁邊有人說話，說：「鬥者不怕，怕者就不用鬥。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捉。明箭好躲，暗箭最不易防。」普蓮顏色更變，當時說：「宋錦你且住口，你們仰仗你弟兄，人多勢眾，烏合之眾狗黨蜂群。你看普蓮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？宋錦你弟兄隨來，咱們是外面較量。看一看你們哥們有多大的本領。」普蓮、雲峰、段峰、黃花峰摘頭巾，甩大氅，勒絨繩，緊線帶，高挽袖面。衣襟一掖，每人是推簧亮刀，縱身形跨上東南的戒牆。普蓮回頭說：「宋錦你弟兄隨我來，咱們是城外頭較量。宋錦、苗慶、白勝公，一看四寇越牆而過，宋錦就要往東南追去。白勝公用手相攔，說：「兄長且慢，您要從此處上牆，恐受他人的暗算。咱們弟兄可以從這邊走。」往北一錯，由東面牆上縱了上去。到了牆頭之上，低頭往下一看，那四寇果然在牆根底下渾衣而臥，刀交左手，右手登著毒鏢，正要打臥看巧雲鎖喉鏢。宋錦跳下牆來，四寇一看此計沒用上，鏢入兜囊，刀一換手，趕奔東門。前走四寇，後跟三將，追的甚緊，穿街越巷。四寇在前口出朗言，說「男女老鄉閃開一條生路，擋我者死，閃我者生。」大家扭頭回頭一看，來了七個人，手執軍刃，出了東門啦，一過海河吊橋，認大道陸地飛人相仿，腳程很快，跑出也就有三里來地，一直正道。路南有片竹塘，四寇心中所思：宋錦三人腳程比我們很快，八門人他們是走一門。左雲鵬親傳，刀法出眾，武藝出群。「弟兄隨我來。分竹子轉身形，往裡而來。那竹塘裡面黑暗處，誰要往裡一鑽，我們當時就可以要了他的命。」他們四個人拿好了主意，這才在竹塘內一伏。那宋錦弟兄三個，來到了竹塘，四寇蹤影不見，苗慶就要分竹子向竹塘內來。宋錦說：「賢弟少往裡去。」哥三個圍著竹塘繞了一個彎兒，一看四外無人，竹苗竹葉不動，弟兄三人好以的納悶。就聽正西有人說話，連連喊，口尊：「兄長千萬別往裡去。賊人在暗處，咱們在明處。他們用了軍刃，咱們躲之不及。恐與咱們不利，受他人之害，路遇再說就是。」宋錦一看，來者是六弟陶金。他們哥四個這才回歸城隍廟。他們走後，那時金花太歲普蓮，弟兄四人藏在竹塘裡面，心中暗想。普蓮說：「三位兄弟，咱們的馬匹行裝褥套，東西物件，銀錢等項，拋在店口。不是我普蓮懼怕他等，人家正門正戶人等太多，五路保鏢達官，人都結有團體之心。咱們這下三門的人，李玄清道長，不給咱們大家主事。皆因我等帶你們弟兄三人遠逃，耗到昏天，等到汪攢，再去取回。」那昏天是江湖人說黑了天啦，汪攢就是二更天。

當時他們耗到天黑時候，出了竹塘，取回東西物件。一路之上，饑餐渴飲，夜往曉行，來到了屯龍口打虎灘。山口的裡面，護山的嘍卒手捏嘴唇哨子響，就從裡面衝出一支船來。船貼外岸，普蓮等四個人，棄岸登舟，那水手忙用篙支船，衝至裡岸。普蓮弟兄四個人，上了岸。普蓮道：「你們把小船駛回，換出一條大船，在此等候。」水手點頭。弟兄四人來到了山峰之上，後奔大廳。八臂哪吒葉秋風、葉茂、葉福、葉喜、巧手將殷智文、妙手先生殷智武、高平、高安、高吉、高慶大家人等急忙迎下廳來，吩咐擺酒，當時與他接風洗塵。殷智文、殷智武、葉秋風，弟兄三個人，看普蓮的氣色不正。葉秋風問道：「賢弟你的氣色不正，所為那般？」普蓮道：「兄長您不必問啦。」葉秋風說：「兄弟，有話你說。」普蓮這才將江南趙庭在碑腳之上，辱罵蓮花黨之事，詳詳

細細全說啦。又說：「可歎咱們下三門的門長在西川地面，獨立蓮花黨，不護眾，發賣五路薰香，天明五鼓返魂香，天明五鼓斷魂香，八步緊，斷腸散，子母陽陰拍花藥、解藥、斷魂香用解藥，返魂藥等不用解藥，兄長想我弟兄四人，在蘇州江南城隍廟，看趙華陽爬碑獻藝，那裡看主不少，正門正戶人太多，蓮花黨的賓朋也不少。趙華陽說出胡言大話，辱罵蓮花黨的賓朋。九手真人李玄清，他是下三門，頭門的門長，二門門長一文錢謝亮，三門門長鑽雲燕餘良，那時三門的門長，就在那裡辱罵，他們會不敢答言。這不是欺壓蓮花黨，沒有能人嗎。三門的門長畏刀避箭，不敢答言，是配帶薰香的沒有一個鬥蟲。我普蓮一看這個形景，配帶薰香的人沒有義氣，沒有聯合。我看人家正門正戶五路保鏢達官，實有護眾聯合的義氣，小弟我在暗中拿出飛簋石子，打江南趙頭頂，實意候是打算把他頭頂打破。不想被那夜行鬼張明亮，抖手扔出報君知，竟將石子擋回。宋錦苗慶白，到了蓮花黨的人群中，手持利刃，辱罵蓮花黨的賓朋，出口不遜，難以為情。他沒罵打暗器之人，小弟不能答言。三位門長不也攔人家，宋錦這才罵打暗器之人。小弟答言，兄長您可要細想，我要跟他單打單鬥，可以跟他動手。怎奈他們正門正戶的人太多，師兄弟哥八個全在當場啦。我們只是弟兄四個，我普蓮當時不得已而為之。我與宋錦說：「咱們在城外來較量高低。當時我們四個人倒身形跑出界牆之外，他們三個人追了出來。到了東門以外，我們會沒把他們拋下。路南有一竹塘，我們便隱竹塘以內。八義的弟兄連心，有人將他哥三個，叫回去了。我們才耗到天黑，這才出竹塘回山。兄長啊，那江南蠻子趙庭，實有絕藝，天上少有，地上無雙。他在碑碣之上爬著，實在難練。我普蓮打算做一件驚天動地之事。」葉秋風說：「賢弟，你要打算做出點甚麼事來。」普蓮說：「我要做出一件事情，驚動那些長翅鳥紗、方翅鳥紗、團翅鳥紗、青衣小帽的兵卒，讓他們大家全得膽戰心驚。」葉秋風說：「賢弟你還要刺王殺駕嗎？你這個可錯呢。」普蓮說：「兄長你比我年歲大，您給我出一條妙計。」葉秋風說：「賢弟，要依我之見，你入都盜件國寶來，留下一張柬帖。盜寶你不留柬帖，那不是跟看國寶的有仇嗎。人家沒招你，沒惹你。」黃雲峰在一旁答言，說：「二位兄長且慢，兄長要盜來國寶。官方必然辦案，必須略知一二。倘若知道此寶落到本山，外有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將山寨攻開。那時你我大家難以脫逃，兄長落一個盜寶之寇，身領國法，凌遲處死。我等大家隨您頂上餐刀，這不是人財兩空嗎，後悔晚矣。人家江南蠻子趙庭，他為的是守正戒淫花。二為是成名露臉，三為的是揚名天下。你我大家為死呀。」普蓮說：「賢弟，我怕你們哥三個受累。要沒有你們三個人跟著我，我早就動了手。治死一個夠本，治死兩個賺一個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動了無名火起，遂說：「賢弟你還是不用攔，我馬上就要下山，叫僕人與我備馬，我上京都走走。」大家相攔，普蓮站起身形亮出來刀來，將刀搭在肩頭之上，說道：「那一位再勸我，我是抱刀自殺。」大家當時就不能攔啦。

普蓮才來到前面家中，安置已畢，收拾好了行囊，敲碎金銀多拿，來到山峰以下。有人給他預備行囊、褥套、馬匹，到了裡岸。令水手搭上跳板，普蓮拉馬離岸登舟，向眾人道：「列位暫且請回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船離裡岸，船到了南岸，他們搭上跳板，普蓮押馬上岸，那船自行衝回。普蓮上馬，由此起身。一路之上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來到了都京，東門關外東頭，翻身下馬，拉馬往街裡行走。兩旁鋪戶，非常的繁華熱鬧。他到了橋樑之上，進東門之內再看，人更多啦。普蓮忙向一行路人抱拳問道：「這位老兄，我與您領教領教，這個麒麟大街在何處？」那人說：「從此往南，拐彎往南，拐彎往西，那裡就是麒麟街。」普蓮謝了那人，他一直的就奔麒麟街而來。到了大街之上，有家三元店，他到門前，叫道：「店家。」裡面有人答言，出來一個伙計。普蓮瞧他平頂身高六尺身材，面似薑黃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，竹簪別頂。頭藍布貼身靠襖，頭藍布底衣，腰結一條圍裙，白襪青鞋，忙問他道：「你們這裡有單間沒有，清靜的所在？」伙計連連答應。說：「我們這裡有，有，有，您隨我來，到裡邊看看。」普蓮隨他到了裡邊，一看那東房五間，全是單間，當時將馬交與伙計，把行囊褥套，搬到北頭一間屋中，伙計將馬給拉到後邊去了。少時伙計回到屋中問道：「客官您這是從那來？」普蓮道：「我這是由西川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到這裡有甚麼事嗎？」普蓮說：「沒有事，不過我聽說這裡新翻蓋的大街，分熱鬧，故此我到此逛一逛。」遂說：「伙計說：「我沒念過書，我沒起過大號，排行在二，人都管我叫張二。」普蓮說：「是啦，我必須在此地住個一個多月呢，那我就尊稱你為張二吧，好不好呢？」伙計說：「豈敢豈敢。」普蓮說：「張二，你們這條大街，真是聽景不如見景，全說你們這裡非常熱鬧，如今一看，並不算得熱鬧哇。」伙計說：「您這些日來，是不熱鬧。您要前三兩月來，是非常的熱鬧。」普蓮說：「那些日怎麼那麼熱鬧呀。」伙計道：「要說起來，還是您這練武的吃香，由打山東青州府都江縣北門外李家嶺，來了二位俠客爺，在山東驚天動地。」普蓮說：「那一家呢？」張二道：「我是聽管家大人所提。」普蓮問：「那一家管家？」張二說：「八主賢王府的內管事的，我跟他有個不錯，我是聽他說的。」普蓮道：「那個人呢？」張二說：「他說的是來了一個震天豹子李翠、追雲燕雲龍，是左□二門頭一門的人。二人入府當差，照管萬佛殿。」普蓮道：「這個八主賢王府，在甚麼地方？」張二說：「您出我們這店往西，見□字街往北，路西有一巷口，叫八寶巷。路北有一小夾道，從那小衙衙口上再往西，路北有一廣亮大門，門前有許多門軍，往來巡視。那裡就是八主賢王府。」普蓮說：「那萬佛樓有甚麼要緊的呀？」張二說：「我聽管家大人李明跟我說過，想當初大宋朝，一開國之時趙太祖、趙太宗使的軍刀。」普蓮說：「使的甚麼軍刀呢？」張二說：「馬上是盤龍棍、盤龍槍，步下是九稜凹面金裝鋼，身上穿著金書帖筆圍龍寶鏡。上身穿著此鏡，刀槍不入，在那萬佛殿供著，傳留在現下已然八帝啦。而今王駕千歲，是徽宗的御弟，是宣和皇帝的叔父，宣和駕崩，死後宣封欽宗，王爺逢每月初一日正午，必要親身去參見。夜內子時，來到萬佛殿參拜四寶。王爺為看護缺少能人，所以他們張貼皇榜。這才有李翠、雲龍入府當差，誇官三日，所以這麒麟大街是□分的熱鬧。」普蓮一想遂說：「張二，明天就是□五哇。」張二說：「對了，明天是□五。」普蓮心中一動，遂叫張二給預備酒飯。張二道：「現下不到開飯之時，灶上無人，您必須稍微等一等。」普蓮說：「好，我等一會兒再吃吧。」說話之間伸手從褥套之內，取出數碎銀兩，放入兜中，對張二說：「伙計，你將門簾給我掛上，我到外面散遊散遊。」說話之間，普蓮轉身往外，張二隨後出來，將屋門倒帶，拿鐵鎖頭將門鎖好啦。

普蓮出離了店往西，到了□邊街路南，有一座五間門面的大酒樓，在酒樓的西角有一個立額，上寫藍地金字，西麵包辦酒席，北面臨的小賣，橫著一塊匾，黑地金字，上寫美豐樓。廊子底下西頭，犄角那裡有個酒攤。普蓮這才來到了酒樓之上，挨著樓梯有一張桌兒，他就坐下啦。酒保趕緊過來，擦抹桌案，問道：「客官您吃點甚麼？」普蓮說：「你給我報一了酒名兒。」酒保說：「有蓮花白、有□里香、有黃酒、有多年的紹興酒。單有一類酒，是特別的好。」普蓮說：「是甚麼酒？」酒保說：「是女貞陳紹。」普蓮說：「你每樣給我打一壺，給我配上四樣菜。」酒保答應走去。少時全給端了上來。普蓮在此地，獨自用酒。正在此時忽聽樓梯響，他不由的低頭往下一看，上來一個官軍，是青衣小帽。酒保往下一看，正是王府裡當差的。那人上了樓，酒保道：「兄長您這些日子為甚麼沒上這裡來吃酒？」那當差之人說道：「現下我正練武啦。」酒保說：「您跟誰練啦？」差人說：「我與李翠雲龍。」酒保說：「他二人是乾甚麼的？」差人說：「他倆人就是那山東的俠客呀，來無蹤，去無影。他二人說啦，也不是誇下海口。據我這麼一瞧，他二人這一入府當差，不用說丟東西，連一根毫毛都不能缺少。」普蓮這麼一聽，不由氣往上撞。直吃到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遂說道：「酒保快給我算賬。」酒保忙過來算好，說：「您這裡一共是二兩三錢五分。」普蓮伸手取出一塊白金，有五兩開外，擺在桌案之上。酒保說：「我找給您呀。」普蓮說：「除去櫃上之外，剩下全是你的。」酒保一見是連連道謝。普蓮道：「你不必謝。」說著起身離了酒樓。

一邊走著，一邊心中暗想：我何不到八主賢王府，彩一彩道呢？他就按照張二所說的道路，來到王府。到了那裡一看，實在是繁華熱鬧，順東夾道往北，到了中間。看這個夾道也就有四尺來寬，東面是民宅，西面是府牆。抬頭看牆高有兩丈四尺有餘，出了夾道往西，迎面一座樓。到了跟前，在門前有幾個人在議論。他便站住偷耳竊聽。這兵卒所提，他是左□二門頭門的，能為出眾，武藝超群，不用說丟東西，連根草刺也少不了。就這樣才回到三元店，天色已晚，他要酒菜，吃喝完畢，店裡伙計問他道：「客官您還要甚麼不要啦？」普蓮說：「你給我沏一壺茶來，再拿一盞把兒燈來，將文心四寶拿來一用，我給朋友寫封信。」店裡伙計答應了出去，少時之間，全給他備了前來。普蓮道：「我叫你再來，我不叫不用你來。」伙計連忙點頭，到了院中，交代店裡的規

矩，說：「你們眾位客官，還要甚麼不要啦，要是不。我們可要關門封火，放犬擺牌啦。」規矩交代了三聲，無人答言，照舊所為，店中伙計，拾妥完畢，睡他們的覺不提。

此時普蓮，在屋中喝了一盅茶，那燈放在窗台之上，雙扇隔扇緊閉。他來到了牀榻之上，合衣而臥，養神，直耗到天有二鼓，普蓮這才站起身形，見那燭芯約有二指掛零，屋裡陰陰慘慘。普蓮主意拿定，將白晝衣服通行換去，換好了夜行衣，寸排烏木鈕，兜襠滾褲，上房的軟底鞋襪，鸞帶繫腰，緊襯俐落，絨繩□字落甲絆，背後勒刀，絹帕罩頭，撮打拱首，將白晝衣服，打成一個小包袱，盤水裙打成腰圍子，抬胳膊，踢了踢腿，並無不合適之處。前有三囊，食囊、鏢囊、百寶囊，薰香兜子一個。裡面是天明五鼓返魂香。通盤收拾好了，這才施展百步吹燈法，用二指一掐口，將燈吹滅，開了雙扇，躡足潛蹤，來到外面。反身帶好兩扇門，掛好料吊，伸手探兜囊，取出問路石，往院內一扔，吧嗒一聲響，犬吠聲音無有，長腰到了院中，毛腰撿起石子，放在兜囊之中。抬頭往西房上看，遠近當看明，施展提氣功，抖身形往上縱。左胳膊攀住前簷滴水瓦，右手一扣腕子，滾脊爬坡，上了西房，躡房越脊如履平地，一直往正西，來到□字街正北，中脊起下一塊瓦來，往當地上一扔，聽見無有人聲犬吠，這才縱下房來。到了甬路正西，進入八寶巷。普蓮心中所想：自己忙中有錯，二次返回店中，把文房四寶放到了兜囊，這才又來到王府的東夾道，進到了裡面。抬頭看王府牆兩丈四高，伸手探兜囊抖鎖，錨練八尺長，手指粗細，前有抓頭，後有青絨繩兩丈四長。抖起來扣住了牆頭，手持絨繩來到了上面。低頭往下瞧，見有兩個更夫，正打二更二點。就聽他二人說話，有一個說：「伙計，今天不是□五嗎。我聽人說，王爺初一□五上萬佛殿，燒香上祭去。」又聽那個更夫說：「萬佛殿在這個王府啦嗎。」就是那個更夫用手一指道：「你是新來的不知道，那邊那房子，是外回事處。這邊就是內回事處。靠北邊這個房山，就是萬佛殿的山牆。」說完話，兩個更夫往北去了。普蓮心中所思：要得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把抓頭換好了，扶鎖下到了裡面，慢慢抖下絨繩來，帶在身旁。這才來到了萬佛殿，扶著門往裡觀看，是三間西房，三間東房，屋裡是明燈蠟燭，照如白晝。北房廊子底下一對氣死風燈，在那裡支著。有當差之人，將殿裡殿外設擺齊畢，竟等老王爺設祭。老王爺設祭完畢，走後，普蓮再看，那殿內是黑洞洞的。這才來到了東廂房，往裡撒薰香，他使的本是天明五鼓返魂香，將屋內之人薰了過去。他這才來到了北房廊子底下，一掀萬佛殿的佛窗，用手一摸鎖頭，鎖著門，伸手掏出如意絲折樣一個鑰匙，將鎖開開。雙扇門往裡一推，普蓮到了裡面，取出火摺。借火摺的亮兒一看，見這裡分四隔子，每格是黃雲緞子軟簾，第一格是盤龍棍，第二格是盤龍槍，第三格是金龍鏢，第四格將包袱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寶鏢。他忙將抄包解下，將包袱放在抄包之中，放在身上，遂寫好了東帖，扔在殿中。他出來又將門帶了，照著鎖上，便離了王府，照原路回到了店中。到了自己屋內，換好了白晝衣服。將夜行衣包好，又將兵刃掛在了肋下。把寶鏢以及夜行衣，全放在行囊褥套之中。此時天光大亮，把文房四寶換在桌上，高聲喊叫店家。張二來到問道：「客官您有甚麼事嗎？」普蓮道：「我這封書信沒寫，提筆忘字，你去將店飯賬錢，算一算。」張二道：「正正三兩。」普蓮伸手取出一塊銀子，足有五兩，交與伙計道：「除去店飯賬外，所餘之數，完全賜了你啦。」張二連忙道謝，普蓮叫他備馬。張二道：「好吧，客官呀，您以後來到這裡，您就上這裡來。您有甚麼零碎東西，都想齊了。」普蓮說：「物件不缺。」張二這才到了後邊將馬拉了出來。普蓮將行囊褥套，拿出搭在馬上。普蓮接過了韁繩，叫伙計給開門，當時來到了外面，一直奔了東門。正趕上開城，這才出了東門，飛身上馬回山。這便是他盜鏢的倒筆，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丁銀龍與何玉說話，丁銀龍說：「山寨是我的，我這就入山要去。」遂說：「李翠雲龍，我到了山上將寶鏢得回，你們將寶鏢解回都京，向王爺稟明，盜鏢之人案後再拿。」何凱道：「兄長，此鏢您不准到裡就能拿了回來，現下普蓮是共成大事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二弟衝你這句話，我是這就去。」說：「我人老，刀法不老。」何凱說：「您要一個人探山，您倒不必，那普蓮不跟你動手。他手下的偏寨主太多，您也打不出山去，跟您來個車輪戰，您也得甘拜下風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依你之見呢。」何玉說：「兄長，此時當著我哥哥，現在有李翠、雲龍、宋錦、趙庭，您要依著我的主意您就去，要是一個人探山您就不用去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我就依你之見。」何凱說：「咱們要到了山寨裡面，我要是瞧出破綻來，衝你一擺手，咱們就走。」丁銀龍說：「就是吧。」說完，便將夜行衣包兵刃等拿好。何凱也將水衣水靠，及金背砍山刀帶好。弟兄二人往外行走，那李翠、雲龍、宋錦、趙庭，往出相送。宋錦道：「大哥，您可千萬千萬的要把火壓住了，事事全聽我二哥的。」店裡伙計到外面開門，弟兄二人出店。出了東村口，一直奔東南，來到了屯龍口兩邊山。路南有片鬆林，二人到了林中，稍微站著怔一怔。何凱說：「大哥您看，如今這比您讓山寨之時，管保大小相同吧。您讓山寨的時候，有這道群牆嗎？這牆行高就低，牆頭之上全有簷坡隴磚，暗藏毒藥刀。牆裡頭有卷網滾網，下有翻板弩箭坑。您先隨我來吧。」他二人隨著大牆往南走來，趙走牆越矮，直來到南邊，再往東拐，直到了平川之路。何凱說道：「大哥您可別看那小道很平坦的，其實那邊全有臥刀離刀。不懂消息的人，蹬上就廢了雙腿。」配銀龍一聽，不由暗暗想道：「噯呀，果然堅固了。這樣工程可不小哇。」何凱又說：「您看這裡就有道護山壕，南岸至北岸，足有五六丈寬，白浪翻滾，水中有攬輪刀牆三道。咱們哥倆個怎麼能過去呀？」丁銀龍說：「我會打西川的哨子。」說話之際，用手一捏嘴，哨子一響，由西北角上，衝出一隻小船來。那船來到河當中，丁銀龍一看這個水手年約三□上下，一身藍布的水衣水靠，青油綢子抄包斂腰，面皮微黃，細眉毛圓眼睛，小鼻子小嘴，一對小元寶耳朵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發髻。遂問道：「水手你貴姓啊？」水手說：「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人送匪號，我叫翻江海狗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你把船衝一衝，我二人好過去。」水手忙問道：「您二位貴姓？」丁銀龍說：「我姓丁名喚銀龍，人稱神偷小毛遂。」水手說：「哪裡人氏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我住家在青州府陰縣東門外，丁家寨，左□二門第八門的。」水手說：「那一位呢？」何凱說：「我姓何名凱，人稱逆水豹子，住西北角下何家口，我排在在二。你將船衝到了岸，我二人上好船。」水手說：「我家寨主有話，私往裡渡人，拿我家滿門家眷。您二位先在此等候，小人我往裡給您回稟一聲。」說完他划船到了裡岸，上山坡往裡去了。到了大廳，單腿打千，說聲：「報，外邊有丁銀龍、向凱前來拜訪。」普蓮說：「列位隨我來。」大家人等，出大廳下山，來到了北岸。他令大家在北岸等候，他一人上船。水手將船衝到南岸，忙棄舟登岸，身搭一躬，口中說道：「兄長來了，小弟這廂有禮。」丁銀龍忙過來用手相攙，弟兄二人及何凱，一齊上船。

水手划船到了北岸，大家人等，如同眾星捧月似的，來到了大廳之上，分賓主落了坐。普蓮說：「哪一陣香風，將兄長刮到小小的屯龍口打虎灘？」丁銀龍說：「賢弟你若是問我，我是無事不來。」普蓮說：「兄長，您所為甚麼事呢？」丁銀龍道：「我問賢弟，你夜入都京，在八主賢王府盜來鬧龍寶鏢，但不知你為甚麼盜鏢呢？」普蓮說：「我就為江南蠻子趙庭，他在碑上爬著，口出大言，辱罵蓮花黨，我鬥的就是他人。」丁銀龍道：「你就為此盜鏢嗎？那王爺可把李翠雲龍的滿門家眷全拿下南牢。兄弟，你先把那寶鏢交給我，我拿回叫李翠、雲龍二人送回都京，先把他滿門家眷換了出來，那李翠雲龍跟你沒仇沒恨啦。」普蓮說：「那可不能給您。我若將寶鏢給您，有不我不去盜盜好不好呢。兄長您跟江南趙也是交友，跟我普蓮，也是交友。這交友之道，一盆涼水您可往平裡端。您可不要打哭了一個，哄笑了一個。您若要鏢也成，必須叫宋大等弟兄八個人，一捧左雲鵬的轉牌，來到我外岸雙膝跪倒，高聲朗誦，叫我普大太爺三聲，我將寶鏢，雙手奉獻。」丁銀龍一聽。氣往上撞，伸手推簧亮刀，跳出廳外，點名叫：「普蓮出來，分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」普蓮也連忙從兵器架子上，抄起一口雁翎刀，來到當場，是哈哈大笑。丁銀龍將刀一軋，披手一晃，刀往裡走，普蓮是縮頸藏頭。丁銀龍的刀一空，忙一裹腕子往外一撕刀，名為鳳凰單展翅，普蓮往下一低頭，丁銀龍刀往下就劈，普蓮忙躡出圈外。何凱一看這形蹤，不好，那普蓮面掛氣容。他又一看那賊人，全都手扶刀把。何凱忙向他拍手，暗示不叫他動手。口中說：「大哥他近來得了這麼一個病症。」普蓮忙一看，那丁銀龍兩支眼直啦。普蓮趕緊上前，右手持刀披在左肋下，他才定睛觀看。丁銀龍抱刀一站，氣得是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口尊：「何凱，我又得罪那一路的賓朋？」何凱說：「大哥，您又與普蓮制氣。」普蓮一看，忙上前單腿打千，口尊：「兄長，小弟普蓮多有得罪。」丁銀龍說：「賢弟，說那裡話來，你怒過愚兄年邁。我說話顛三倒四，言語有衝撞之處。」何凱說：「賢弟寶鏢閣下是給不給。」普蓮說：「我給者不著。」何凱說：「你若是不給，恐怕要招出橫禍臨身，發來官軍，那時我可以給你報信。」普蓮說：「二位仁兄，可以不必管我二人之事。您就在

何家口，倒看我二人誰勝誰敗。」丁銀龍一見。自知不成了，這才將刀歸入鞘內，弟兄二人轉身形往外走。普蓮手下的偏副寨主，全都是怒氣不息，意欲動武。普蓮忙上前相攔，說：「放他二人逃命去吧。」

且說丁何二人來到了山坡之下，就聽背後有人喊嚷，何凱往後一瞧，從後來了三支飛叉。二人連忙各自施展鐵板橋，方將三支叉過。二人翻身起來，各自亮刀，說道：「對面你是甚麼人，你對我們施展金鳳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丁銀龍往後一瞧，身後並無別人，只有眼前站立一人，身高在九尺開外，細高的身材，月白布頭巾，藍綾條勒帽口，鬢邊斜打茨菇葉，迎門一朵白絨球，突突亂顫，月白布貼靠襖，青布護領，絨繩口字絆，藍絲帶煞腰，雙結蝴蝶扣，花布裹腿，藍灑鞋，短衣襟，小打扮。掌中一條五股烈炎叉，左肩頭還有三支小飛叉。丁銀龍問道：「對面來者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說：「我住家在山東青州府北門外，孟家堡，我姓孟，雙名天龍，別號人稱飛叉手。」丁銀龍說：「你可認識神棍將孟景生？」孟天龍說：「那乃是我家主人，焉能不認識？」丁銀龍說：「你是領了普蓮的命令，還是出於本心，要暗害我二人。」孟天龍道：「我是出我本心。」何凱說：「丁兄長閃在一旁，待小弟過去。」丁銀龍說：「賢弟你多多的留神。」孟天龍說：「對面是甚麼人？」何凱說：「我住家何家口西北，我姓何名凱，人稱逆水豹子。」何凱說話之間，擺刀上前就剝。孟天龍往旁一閃身，刀就砍空啦。他便涮叉一走，前把一栽，後把一抬，往前一支。何凱見叉頭到，忙用刀一支杈梁。孟天龍往旁一閃身，忙往下一坐。何凱用刀頭往前一遞，使了個順風掃月。孟天龍忙往下一坐腰，早被何凱使了個扁踩，登上他就一溜滾兒。何凱往上一搶步，翻臉一看無人，說聲：「你歸陰去吧。」往下一落刀，撲哧一聲，孟天龍屍頭兩分。何凱便在死屍身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跡，將刀歸入鞘內。弟兄二人，緊行了幾步，來到了裡岸。水手一看，從山上來了何凱丁銀龍。水手見何凱面帶怒氣，再往山上一瞧，見那邊倒著一個人，屍頭兩分。水手李四，當時棄舟登岸，往山上跑，大廳報信。何凱見了說：「丁大哥您趕緊隨我來。」弟兄二人跳在了船上，何凱趕緊起錨，手執船篙，撐船到岸，兩個人下船來，是揚長而去。

暫且不言丁何二人回何家口，且說水手李四，來到了大廳，報告普蓮說：「山底下有一個死屍，不知何人。」普蓮一聽氣往上撞帶領眾人各掌兵刃，追下山來。到了山坡一看。那艘小船已然支在外岸，知道他二人，業已逃命去了。普蓮低頭觀看，抓起首級一看，原來是飛叉手孟天龍，遂說：「來呀，刨坑埋了。」叫李四趕快坐小船過河，將那支小船帶了回來。李四划船過去，將那船一齊帶了回來，大家是恨恨回山不提。如今再表那何凱丁銀龍，弟兄二人，到了山坡以西，正是夠奔何家口的一條大道，眼看就到了何家口啦。此時天色已黑，丁銀龍道：「二弟你暫且先回店中，那何家口正西，有座侯家村，那裡我有一家朋友。會擺走線輪弦，他叫神手大聖侯鳳，非請出他來不可。我在店中，跟宋錦等弟兄四人，把話說滿，我要是回到了店中，沒要來寶鏝，豈不被他們恥笑於我嗎？」何凱說：「哥哥您可去去就來呀。」丁銀龍說：「我一定去去就回來。」何凱一人回店，那丁銀龍走前街，來到了西村口以外。此時四外梆鑼齊響，已然定了更啦。往正西一瞧，路南有一大片鬆林，遂來到了鬆林裡面。長歎一口氣，往山東青州府忙送一目，口中說道：「丫頭哇，你在我那李賢弟家中，管家老了，今生今世父女不能相逢見面啦。可歎你今年□九歲，我沒把你找一安身之處。不想如今我被賓朋所擠，我在鬆林之中，要懸枝高掛。」說完他是木雕泥塑一般，即將刀抽出。他又一想：我在此地自盡一死，原不足惜。不過知道的那是不用說，要是不知道呢，豈不說我不定做了甚麼見不起人的事啦。將刀往肩頭一搭，就要自刎人頭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